

8708127

外国文学季刊

- 本 · 威尼斯的冬天(长篇小说)
期 · 日瓦戈医生(长篇选载)
要 · 嫁了个丈夫是大尉(电影文学)
目 · 本文的召唤结构(接受美学)

1987

87.8127

外国文学季刊

1

1987

总第十五期

FOREIGN LITERATURE QUARTERLY

《外国文学季刊》编辑部编辑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二月

作 品

威尼斯的冬天(长篇小说)

〔法国〕埃·罗布莱斯 作

郭安定 译(3)

死活不管的人(短篇小说)

〔联邦德国〕西·伦茨 作

胡宗健 译(99)

嫁了个丈夫是大尉(电影文学)

〔苏联〕瓦·切尔内赫 作

沈 修 译(103)

过路旅客(短篇小说)

〔澳大利亚〕约·莫里森 作

黄源深 译(130)

日瓦戈医生(长篇选载)

〔苏联〕鲍·帕斯捷尔纳克 作

蓝英年 译(138)

姥姥要死的那年夏天

〔加拿大〕莫·里奇勒 作

王荣华 译(182)

杜维姆诗选

[波兰]尤·杜维姆 作

易丽君 译 (190)

理 论

本文的召唤结构(接受美学)

[联邦德国]沃·伊瑟尔 作

章国锋 译 (196)

评论·随笔·采访

从安娜·卡列尼娜到玛尔加丽塔 湛 容 作 (209)

《最底层》及其作者瓦尔拉夫 时 隆 作 (210)

关于《欧文见闻录》 冯亦代 作 (212)

雷格泰姆音乐的启示 吴冀风 作 (214)

莫里亚克谈小说技巧 文 心 译 (215)

巴黎的会面 啸 声 作 (222)

美 术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封二、封三

达利的插图作品

文字说明

薇 君

870812

〔法国〕埃·罗布莱斯 作 郭安定 译

威尼斯的冬天



〔孙联群画〕

米兰记者拉斯奈尔举起相机正要偷拍两个修女时，摄入镜头的却是一个凶杀场面。被谋杀的是共和国代理检察官，他正在追查一件背景复杂的案件。这张照片在各报刊出后，拉斯奈尔随即成为恐怖集团威吓的对象。巴黎某广告社女职员艾莲娜来到威尼斯投奔她的姨妈。这个单身青年女子是为了逃避她的情人、某建筑公司高级职员安德烈的纠缠，也为了摆脱因安德烈的妻子自杀险些丧命而在她心中产生的内疚。她想找到一个新的开端。艾莲娜和拉斯奈尔在威尼斯相遇，他们相爱了，然而，在他们各自的背后都有一道

可怕的阴影在紧紧追逐，这阴影不仅使威尼斯的冬天变得更寒冷，更阴暗，而且使西方社会充满了不安全感。作者笔法老练，几条主线，相互交叉，时断时续，制造悬念。穿插的故事，好似一幅幅肖像画，活现出威尼斯这个古老城市的现代生活中的各色人物。结局是自然的，不乏惊险感。作者似乎要说，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多一分正义感就会失去一分甚至更多的安全感。

作者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Emmanuel Roblès)，是法国当代知名作家。他一九一四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二次大战期间，他一直参加抗击纳粹德国的战斗，后当战地记者。一九四八年，他的反映拉美人民独立斗争的剧本《蒙塞拉》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此剧已译成二十三种语言，久演不衰；我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曾把此剧搬上舞台。他已发表的小说有《城里的高地》(1948)、《这就叫做黎明》(1952，有中译本)、《维苏威火山》(1961)和《汽笛》(1977)等，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植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并从现实中吸取养分”。一九七三年，他当选为法国享有盛誉的龚古尔学院院士。《威尼斯的冬天》(《venise en hiver》)是他的新作，发表于一九八一年。

——译者

第一章

艾 莲 娜

—

马可·波罗机场。艾莲娜走下飞机，还没跨出检查口，就一眼认出大厅里正紧张地向这边张望的姨妈玛特。玛特站在玻璃隔墙后面，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神态还是那么优雅。谁能看出这位容光焕发、充满活力的女人，竟有五十五岁了呢？她的眼光在陆续走出来的旅客中间搜寻着。一发现艾莲娜，马上朝外甥女做了个短促的手势，招呼里充满了旁人难以觉察的同情与厚爱。艾莲娜从巴黎上了飞机，一路上心神不宁，好象整个世界都在追赶她，都在反对她的出走。姨妈远远的微笑，顿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人类所能做出的任何其他表情，对她来说，都比不上姨妈这莞尔一笑。尽管内心的平衡仍然非常脆弱，她总算平静了下来。上星期的刺激过后，她一直心乱如麻。种种古怪的念头一齐向她袭来，使她进退维谷，简直就象没有了活路一般。在极度慌乱之中，一天夜里，她给姨妈打了个电话。玛特没听完，对那件事也未加评论，就催她马上离开巴黎，到威尼斯来，并且再三强调：到远处散散心非常必要；否则，象她这种情况，一个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姨妈不容置疑的话语说服了她，她终于下了决心。

等待行李的时候，玛特站在外甥女身旁。关于安德烈·麦莱斯特和他的妻子伊沃娜，她只字不提，好象外甥女在电话里已经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她似乎想拉住外甥女的手，可是汽油味侵入了大厅，她感到怪不舒服的，便顾不得外甥女的手，赶紧掏出手帕堵在鼻子上。说真的，她非常疼爱妹妹的这个女儿，也明白这个姑娘在生活里一起步就走错了路。她偷偷地观察艾莲娜的面容，上面布满了困乏与悲戚的痕迹，她禁不

住因怜悯而难过起来。从这些痕迹上看，这个年轻女子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够愈合的。

两位妇女叫了辆出租汽车，到离圣马可教堂码头不远的罗马广场。坐到车里，艾莲娜才想起来，还没有顾得上问问姨夫卡尔洛的情况呢。

“他吗？挺好。等着你来呢……我是说，今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来，你就能见到了。”

玛特的个子并不高，却长得非常匀称。在她那牧羊姑娘般白皙的面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水灵灵的蓝眼睛；不过，眼角略微有些向上翘；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面部就添了一种奇怪的滑稽相。艾莲娜也长着一双同样的眼睛。

下了汽车，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手提箱，急忙上了公共汽艇。汽艇在大运河上行驶，两岸的房舍在艾莲娜眼前掠过。这是她第一次观赏威尼斯的冬景。以前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来的。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湿气，直往人脸上沾，还散发着一股海水的气味。安德烈好几次说要带她来威尼斯度假，可总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不过，艾莲娜并没有因为多心而感到不快。

快到里亚尔多大厦的时候，迎面驶来一条满载水泥的驳船，舵轮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衣的男子，扭过头来向艾莲娜张望。两船交错的霎时间，艾莲娜觉得那不是别人，而是安德烈在死死地盯着她。她浑身发冷，赶紧把雨衣的领子扶起来。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的目光竟惹得她心绪如此波动。看来，到了远方，她更加意识到：两年来，在巴黎，日子过得有多么荒唐！

卡尔洛·利奇和他的妻子玛特住在大运河右岸，离圣保罗广场不远，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房子相当古旧；他们的套房在三层楼上，挺宽敞的，就是设备不够好。房子的底层住着一对夫妇，男的是泥瓦匠，女的叫阿玛利雅，帮人家做家务，每天上午都到楼

上利奇家干活。这个女人活泼而勤快，她的表情常带着嘲讽的神色。她热情迎接艾莲娜，使客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接着她又把艾莲娜领到一间已经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房里陈设简朴，没有卫生间；要洗澡还得穿过利奇夫妇的卧室，到另一头的浴室去。为了弥补这一不便，给客人准备了一套老式的盥洗用具，有脸盆、水罐、水桶等等。

这时，玛特开口了：“很不象样子，请多多包涵。不过，我觉得，要想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比住旅馆强。”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无论如何，卡尔洛和我该下决心了：这间房得改建改建，安装现代化设备。可是，他又总说想搬家……”

艾莲娜听了，连声道谢，一再请姨妈放心，说她毫不在乎这些，还说过几天再看到底该怎么办。说着，就动手打开箱子，准备住下。她关上门，独自一人待在房中。周围的寂静给了她一种短暂的安全感；她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与过去一刀两断，得到了完全的解脱。然而，就在昨天，安德烈还给她打电话，说一定要见她一面，解释自己的心情，把问题弄清楚；还希望她能谅解。她也答应周末与他会面，地点在圣米歇尔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厌倦，还因为怕安德烈打听到她已经买了飞机票，第二天就要离开巴黎到威尼斯去。要不是多了这么个心眼儿，安德烈说不定会赶到机场，纠缠不清，说他怎么也离不开她，反正是不会放她走的。闹了那么一场，过后他倒象个没事的人似的；可对她艾莲娜来说，那是一场较量，结果就是她整个精神世界的颠覆。

浴室里，一只小虫子落在洗脸池上方镜子的旁边；灯光和艾莲娜的走动丝毫没有使它不安。它长着长长的八字形腿，躯干倾斜着，腹部上翘，喙部几乎碰到墙面，两只薄翅一动也不动。艾莲娜抄起毛巾，狠狠地砸过去，打死了虫子。她的动作那么猛烈，带着那么大的怒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虫子还没死，它的腿还在不停地抖动呢。艾莲娜把它从墙上摘下来，扔进马桶，用力一拉

水箱。一抬头，看见墙上有个小血点，便走过去擦掉，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她暗自思忖：跟安德烈……我难道怀孕了？没有，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她走到淋浴喷头下面，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似乎水流得越猛，冲得越急，就越能把担心与恐惧冲刷干净。

洗完澡走回房间，她向窗外望了一眼。灰蒙蒙的云朵杂乱地堆积着；云堆后面，太阳该是落在地平线上了。才五点钟，可是已到黄昏；微弱的光线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朵铁锈色的大花。

她躺在床上，点着一支烟，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上。画面表现的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场景：一个少妇头戴俏皮的三角小帽，黑纱巾从头上垂下来，遮住面颊的两侧，一直披到双肩上。她穿着一条下口呈花冠形的长裙，戴着白色的面具。在嘴巴处，面具上留了个大大的窟窿。这个女人正注视着一个戴黑色面具的男子。男子的面具狭长，下端形成一个尖角，略向下弯，从侧面看去，活象一只大鸟。他披着宽大的斗篷，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好象示意少妇不要吱声，要严守秘密。借着床头灯的光线，艾莲娜审视画面。尽管找不出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她还是体味出那么一种悲剧的情调。两个人物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画面上阴影的变幻，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一男一女串通一气，要干一桩危险的勾当；要不就是有个什么谜，降临在两人中间，需要对质。否则，那妇人的脸为什么突然阴沉起来，变得那么难看、那么吓人，好象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似的。

“吃饭啦！”玛特一声招呼，把艾莲娜吓了一跳。她穿上连衣裙，走到镜子前整了整头发，又多停了一会儿端详端详自己那深陷下去的眼睛。“唉，真跟疯子的眼睛没有两样！”她顾影自怜地自言自语。说实话，她真不愿意去吃晚饭。可是姨父从俱乐部回来了，至少得去见见面啊。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卡尔洛忧心忡忡

地说：“你来到我们亲爱的意大利，赶得巧，正赶上旺季，凶杀和犯罪的旺季。平均一星期有三次谋杀，用手枪还是用炸弹都算在内。”

卡尔洛长得又高又瘦，面颊上有两条非常显眼的竖纹，头发又粗又硬，眼皮干巴巴的，看上去象纸做的一样。对人类的种种过失，他都要痛加抨击，毫不留情。这种场合，他一举一动都象是个古代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他点着叫做“椅子腿”的雪茄，脑袋往后一仰，伸出胳膊在空中划个圆圈，把烟送到唇边的时候，就更显得铁面无私了。三十五年前，他在都灵一家银行的分行担任代理人期间，结识了玛特。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已经长大，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一家汽车公司的代表。老两口不吵不闹，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平淡。只是到了八月份，天气太热，也是由于旅游者来得多，太喧闹的缘故，两口子才到多罗米特的山里去避暑。可是，远离了他的俱乐部，卡尔洛又感到无所事事，闲得发慌。

劈柴在壁炉里劈啪作响。炉台上立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玻璃是著名的穆拉诺的产品，镜框上刻着华柱型装饰。壁炉里抖动的火苗，映在银制餐具和水晶作料瓶上，一闪一闪的。

可能是出于谨慎，卡尔洛避免提及促使艾莲娜出走的任何情况。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对这件事，他根本就不感兴趣。

“同样的暴力行为，别处也有嘛！”玛特接上来说。“这是时代的产物。炸弹、绑架、枪杀，这些并不是意大利的特产啊！”

“恐怖分子有一套骗人的把戏，”卡尔洛没有理会妻子的不同意见，一个劲地说下去。“他们宣称立下了雄心壮志，以拯救社会为己任，要改造人，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其实呢，他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把所有的人都吓成卑鄙、拘谨的谦谦君子。”

“这倒是些理想主义者，只是手段不同罢了。”玛特眨着蓝眼睛争辩道。

“你算了吧！理想主义者信任人。恐怖分子恰恰相反。”卡尔洛反驳她。

艾莲娜有些厌烦，意大利的形势也的确叫人泄气。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她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什么贪污腐化毒害了国家啦；有多少丑闻被掩盖起来，可是日子长了总要泄露出来的啦；几十亿现金被偷汇往国外啦；政界人士牵连到可疑的案件之中，连总统本人也因此而被迫辞职啦，等等，等等。

卡尔洛既没愤怒，也不急躁。然而，从他的语调里可以觉察到一种颇为尖刻的嘲讽意味。之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在意大利，不论是红色暴力，还是新法西斯派的黑色暴力，其实同出一源，那就是发不义之财的家伙们干起坏事来无所不用其极，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艾莲娜漫不经心地听着。窗外大运河的景象，还有远处隐没在夜色之中的、只点缀着一些颤微微的亮光的城市轮廓，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一种绝对的失败感压在她的心头；她抱怨自己既缺乏勇气，又没有清醒的头脑以及起码的魄力。何必责怪安德烈呢？自己就没过错啦？她又重复了一遍“过错”这个词，觉得脑子全麻木了，什么事情都想不下去了。

“真正的民主，我说的是真正的民主……”卡尔洛用使人昏昏欲睡的声音讲下去。“并不是诞生在血泊之中；它可以象维纳斯女神一样，从海水深处涌出，光彩夺目！”

这一比喻的分量使艾莲娜从困扰着她的杂乱念头中解脱出来，缓慢地又把眼光移到姨父的面孔上。

“看来，我叫你心烦了，”姨父说。“没关系。咱们到炉子旁边坐吧。”

卡尔洛坐到一把扶手椅里，把腿伸得远远的，几乎要碰到炉中的火焰。艾莲娜轻声提醒他注意。

玛特不管这些。她坚持认为，恐怖组织的活动，往往是出于宣传的考虑，是想吸引公众的注意。

卡尔洛马上接过话题，用他在俱乐部里惯用的略带夸张的语气，发挥起来。可不是吗，最令人震惊的大谋杀案，无一不是想使

人就范，想吸引国际舆论注意。不管涉及的是什么性质的事业：要求自治的也好，民族主义的也好，完完全全的革命派也好。

他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支长长的雪茄，又议论开来：“归根到底，万恶之源在于，在我们这么个小小的星球上，人们不知道讲团结，尔虞我诈；其实，大家谁也离不开谁。”

雪茄叼在唇间，侧面看去象鸟嘴一般。这形象倒同他那瘦高的个子挺相称，加起来活象一只鹭鸶鸟。玛特坐在旁边织毛衣。她对打毛衣颇感兴趣，永远不知疲倦。

这时她插了一句：“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一桩赶一桩，死了新的忘记旧的。死了一个，大家激动一阵，很快就被忘记了。总有人活着，生命是最强大的。”

大家都不出声了。长长的沉默，只听见炉中木柴细碎的劈啪声。玛特刚才的话，肯定没有恶意，也不是嘲讽，然而却勾起艾莲娜的心事。旧的真能忘记吗？“忘记”这个词用得真没意思。此刻，艾莲娜的记忆又回到巴黎奥特伊尔那个诊所，她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位默默地忍受痛苦的妇女。

二

第二天，她醒得很早。在巴黎，她机体内有个“闹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把她叫醒。到了这里，“闹钟”并没有失灵。在半睡半醒的朦胧之中，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今天不上班了；到了威尼斯，可以自由支配全部时间。她打算多躺一会儿，等卡尔洛走了再起床；反正到卫生间必须穿过他们的卧室，何必着急呢。

她打开昨夜从姨父的书架上拿来的那本书，是威尼斯共和国末任总督鲁道维科·马宁的回忆录。此人于一七九七年被拿破仑废黜。卡尔洛专门收集有关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著作。数缕光线从窗缝里透进来，室内半明半暗。为了看书，艾莲娜打开床头的台灯。床边的扶手椅上堆着她昨晚一件一件脱下来的衣裳。不知为什么，眼前这杂乱景象又把她的思绪引向伊沃娜·麦莱斯特。此刻，

这个女人恐怕也躺在床上，也躺在一张不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艾莲娜再也躺不住了；她猛然撩开被子坐起来，胳膊交叉在胸前，两手抓住肩头。整座房子一片寂静。阿玛利雅还没上来干活。她就那么坐着，两眼闭合，一动不动地谛听自己体内血液流动的轰响。

卡尔洛一走，她就跑到卫生间去冲洗了一番。关上水龙头，水珠还在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湿头发沾在脑壳上象一顶头盔。她一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身体，便仔细观察起来：乳房挺挺的；肚子还没有圆起来，正随着呼吸的节奏微微起伏着。她不禁想起同安德烈过的第一夜，想到他如何剥下她的衣衫，没完没了地抚弄她。

走向房间的时候，阿玛利雅正好端来早点。她把托盘放在独脚小圆桌上，走到窗前打开百叶窗。艾莲娜忘了开窗子，一醒来她就被内心的苦痛折磨得心烦意乱。

她咬了两口饼，别的什么也没动，就自己把托盘送回厨房。阿玛利雅见了惊讶地叫道：

“小姐，您什么也没吃呀！”

“谢谢，阿玛利雅。我吃好了。”

阿玛利雅痛心直摇头，连声说不能这样和自己过不去，最后还加了一句：“这样下去，要得痨病的。”她说的是心里话。看到艾莲娜毫无反应，就举了个例子，说她认识个姑娘，怪可怜的，也是没胃口，不好好吃东西，没几年就不在了。

外面，雨下个不停。玛特出门买菜去了。从厨房回来，艾莲娜又杂乱地思想起来。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以前总盼望能到处旅行，增长见识；可是，直到如今，还从来没有探索过自己的内心；这次略一审视，竟发现如此多的混乱，如此多的晦涩及前后不一致；这些阴暗面任其发展，才导致了今天的爆发。想到这里，她惊愕了，便迫不及待地想出去，到外面随便走走。

“您就这么出去？”阿玛利雅问道。

多亏阿玛利雅提醒，她这才穿上雨衣，戴上一顶小软帽。这一阵子，她常常是这样

心不在焉。

出了门，顺着街往前走，没多远，一条运河横亘在眼前。雨落水面，沸沸扬扬，象开了锅似的。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几家小咖啡馆还开着门，大多数店铺则要等春暖花开再行开市。走到圣马可广场时，雨终于停了。浓雾笼罩下，空间奇怪地缩小了。大教堂没有那么雄伟了，变成了灰色的平面，隐没在教堂的门廊里。钟楼的尖顶也看不太分明；和教堂的穹顶一起，它已被稀释，溶化进一片灰蒙蒙的底色中去了。艾莲娜本人也感到与这孤寂的宇宙、与这没有人迹的天地完全溶合了。不是没有一两个轻手轻脚的人影从原共和国长官官邸的拱廊下面匆匆掠过；然而人的踪影迷失在布景里；布景已被用过，弃置在一旁，失去了往日的斑斓色彩与金碧辉煌。海风跃过利多海滩，带来一股青草的暗香，好象它是从一片看不见的草地上吹过来似的。艾莲娜一直走到小广场尽头的水边，把雨衣裹得紧紧的，呆呆地看着脚下的水波涌过来，拍打岸边的石块。眼前景色又使她想起安德烈。这家伙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实话。她感到浑身难受。到底是冷风吹的呢，还是因为想到自己的身世？这她也弄不清。

安德烈·麦莱斯特在一家大建筑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这家公司既承包国家建设项目，又为私人营造建筑。艾莲娜当时在一家广告社工作。为了拉生意，广告社把她派到安德烈那里去。第一次见面，安德烈就用一种多少有些不自然的洒脱语气，对她说了一大堆恭维话。他四十出头，脸色红润，厚眼皮下目光锐利，口齿相当伶俐，笑容来得很快。这使人感到他城府很深，善于掩饰自己强烈的野心与欲望，谈话中最吸引艾莲娜注意的，是他一会儿用冷淡的客套语气讲话，一会儿又十分温柔，差不多可以用甜言蜜语这个词儿来形容了。当天下午，他就给艾莲娜打电话，约她一起吃晚饭。他的语气似乎表明，他完全有把握不会遭到拒绝。艾莲娜找了个托辞，客客气气地拒绝了。可他一次

又一次地发出邀请；看来艾莲娜的推辞使他大为不悦。好几个星期过去了，邀请还没有实现。艾莲娜从来就讨厌那种爱支配女人、以使女人屈服为能事的家伙。她十五岁那年，有个比她大的男孩子，每天下午放学时都在校门口等她，而且不顾她的反对，硬要陪她回家。他那讪笑的神态，那献殷勤时装出来的恬不知耻的劲头，都使她十分不快。后来听说，那个笨蛋跟人家吹牛，说跟她睡过觉。这一来，可真把她惹翻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艾莲娜都是在怕被人抓住小辫子的惴惴不安中度过的。她清楚地记得父母的斥责与他们荒谬的惩罚。使她特别难过的是，他们歪曲她的动机，把她想得那么不好，使她受了委屈。于是，她小小年纪就自我封闭起来。母亲对她不好，竟说她是个阴沉的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她担惊害怕、疑虑重重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她的内心里又孕育着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为别人作出牺牲，同时得到别人的爱。这种心情又使她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总怕生活里有什么自己还没有发现的宝贵东西会从身边溜走。

到了巴黎，她长时间一个人生活着，住在沃吉拉尔医院后面一套狭小而不临街的小房子里。禁不住安德烈死说活磨，几个星期推脱、踌躇之后，她终于让步了。既没有激情，也没有欢乐。

她又穿过一个广场，广场中央哥尔多尼^①的铜像在牛毛细雨中闪闪发亮。然后，她走进了市邮政总局。在巴黎她就作了安排，把信件转到这里。还没有信。不可能这么快，这是料得到的；她之所以走进邮局，是被某种捉摸不定的诱惑所驱使。她在大厅里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这是一座古老的宫殿式建筑，大厅中央有一口废弃不用的古井，建筑物的另一面向大运河敞开。她犹疑不定，然而一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慢慢地明确起来。她猛然下了决心，走到长途电话窗口，

^① 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意大利诗人，生于威尼斯，擅长写喜剧性诗剧。

要求与巴黎通话。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犹豫不决之中，突然想出个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起来。她把电话号码告诉年轻女值班员。女职员抬起头，直瞪瞪地望着艾莲娜的眼睛，似乎她猜透了女顾客打长途电话的用意而故意表示不以为然。她个子矮小，身材单薄，额头突出，一脸顽固的神情。艾莲娜同她对视了一阵子才走开，到一边等候去了。旁边一个窗口前，靠着一个男人，头戴呢帽，身披一件亮晶晶的油布雨衣，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艾莲娜。从他那放肆的劲头来看，他一定把她当成了一个轻浮的外国女人。艾莲娜浑身刚一哆嗦，就听见女职员叫她：

“巴黎电话，太太！”

顺着女职员手指的方向，艾莲娜走进电话间，关紧门，摘下话筒，听见有人用意大利语说：“太太，您要的号码接通了。”

一阵响声过后，传来法语的语音：

“喂，奥尔默诊所，请您讲话。”

“我想打听一下麦莱斯特太太的情况。请问，能告诉我吗？”

“108号病房，我给您转过去。”

艾莲娜并不要求这样。她有些不知所措，差点儿说不出话来。就在这当儿，传来了另一种声音。这声音是那么微弱、那么有气无力：

“喂，您是哪位？”

艾莲娜激动得嗓子眼好象被堵住一般。她什么也说不出。片刻沉默之后，电话里又传来了那个微弱的声音：

“喂，您到底找谁呀！”

艾莲娜挂上电话。她烦乱不安，竟忘了走出电话间。不过，总算有一线光明射进她漆黑一片的头脑：伊沃娜·麦莱斯特真的被救活了。刚才听到的是她的声音；这个女人没有死。那天在圣米歇尔大街的咖啡馆里，安德烈就告诉她，伊沃娜已经脱离危险，有一个好大夫负责治疗。不过，安德烈说谎说得太多了……自从跟他好上以后，她不是被他骗得晕头转向吗？她烦乱得口燥唇干。戴呢帽的男子不见了。大厅里空荡荡

的。抬头看，围着大厅的四层办公室，象一个个黑洞。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象个模特儿，傻乎乎地站在玻璃窗后，一动也不动。

她付了电话费，迈着紧张的步伐，从邮局出来。女职员的目光一直把她送到街上。“您到底找谁？”这一声音留给她一连串的回声，一次比一次弱一点，可就是不消散，一直跟着她，在她的脑子里嗡嗡地震颤，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毛毛雨停了。苍白的阳光被建筑物接收下来再发散出去，形成大小不等的光带。她又想起了安德烈。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感到过踏实、放心，从来没有感到过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时应当感受到的充实与自在。她想竭力甩掉这些使人痛苦而失望的思绪，便茫无目的地在迷宫般的小巷里漫步。这种与大小水道纵横交错的小巷，在威尼斯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卡列”。水面上没有闪光，小巷里没有人迹；只有几只猫，身子蜷成圆球，卧在门廊里面。

三

同一天早上，乌戈·拉斯奈尔一层一层走下楼梯，老掉牙的电梯又停了。他走到邻近一条街上，找到他停在那里的小汽车。今天没有急事，他从容不迫地把两只手提箱放进车后面的行李箱里；其中一只装的是有待制作的照片，准备送到明年二月的伦敦影展上去。他今天要离开米兰，开车去威尼斯，到那里清清静静地放大照片。另外，他应日内瓦一家出版社的要求，出一本个人摄影集；这次想必还可以抽出点时间，着手搞一搞。早上起来冲了澡，还喝了满满一杯咖啡，可还是觉得没精神。夜里没睡几个钟头觉，晚上是在福科家里过的。福科是个流亡的智利画家。当晚在他家聚会的，还有好几位朋友以及福科的情妇玛利亚-皮亚。在福科大部分的油画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胖乎乎的躯体。她也给拉斯奈尔当过模特儿。当时福科也在场；他弓着背，头往前伸，就象乌龟

要缩回脖子时的架势。他一个劲地想说服拉斯奈尔：即将举行的影展以战争为主要题材，不要把裸体照片混进去。

放好手提箱，拉斯奈尔把帽子拉低，压着眼睛上，又把轧别丁雨衣的领子竖起来，然后穿过马路，走进拱廊下一家小酒馆去喝最后一杯咖啡。街上从头到尾几乎见不到人影，严寒似乎把城市冻僵了。酒馆里也没有几个顾客。老板在柜台后面注视着拉斯奈尔挂在脖子上的两架照相机。把照相机丢在汽车里，拉斯奈尔不放心；他觉得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出了酒馆，正赶上红灯，只好等一等。这时，对面人行道上，勇往直前地快步走来两位黑袍修女；两人挨得紧紧的，合打着一把大黑伞，头上白色修女帽的宽边不住地颤动着。陪伴她们的，只有印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她们自己的倒影。

拉斯奈尔觉得这一场面颇富情趣，便移了几步，躲到一个石柱后面，举起尼康相机，准备把修女的形象摄入镜头。就在这时候，一辆红棕色的小汽车驶过来，在红灯前边嘎的一声停住，正好挡住摄影师的视线。他往左靠了两步，正要瞄准，又驶过来一辆摩托车，停在镜头前面，挡个正着。摩托车上坐着两个小伙子，都戴着有帽沿的头盔，穿着皮夹克，里面粗毛线衫的高领竖起来，蒙住嘴唇。拉斯奈尔向右躲了躲，身子仍然在拱廊里面。只见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个人，朝汽车里俯过身子，象是打听什么消息。霎时间，他伸出胳膊，手里拿着的竟是一把手枪。开汽车的男子惊呆了的面孔，拉斯奈尔看得一清二楚。紧接着枪响了，两声几乎连在一起。拉斯奈尔也从容地按动了快门。开枪的年轻人又弯下腰，从汽车里取出公事皮包。在发动机震耳欲聋的爆音里，摩托车开动起来。拉斯奈尔向前跑了几步，打算再拍几张。这当儿，后座上的开枪者一回头，看见了摄影者；摄影者也看见他双手搭在前面那人的肩上，皮包夹在他的前胸与那个人的后背之间。摩托车很快就拐了弯，一溜烟不见了。于是一切复归寂静。大街上

似乎没有变化。雨还没有停。一辆公共汽车从横街上驶过，蒙着水气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可见。两位修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远了。令人费解的是，绿灯亮了之后，别的车子都绕过受害者的车，开走了。受害者的车子停在原地，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仍然在摆动，从远处看去里面空无一人。小酒馆里涌出几个人，散乱地奔跑过来。拉斯奈尔也随着他们跑过去。受害者横倒在座椅上；血分成两股，流过鬓角和面颊；眼睛已经失去光泽。拉斯奈尔排开看热闹的人群，给尸体拍了几张照片。人们相互询问着：“这人是谁呀？”红灯又亮了。一辆卡车停下来，被雨水打湿的车身亮晶晶的。司机探出头来，面孔惊吓得变了形。不知哪一个人低声念叨：“乖乖，不会又是红色旅干的吧。”拉斯奈尔退出人群，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汽车。汽车刚一发动，就传来警车的尖叫声。听见这声音，看热闹的人象群鸽子，呈扇形散开飞走了。

拉斯奈尔回到通讯社，先到暗房把刚才拍的底片冲出来，然后走进新闻部主任艾科尔·费奥勒的办公室。主任正在打电话，便做了个手势请他坐下。这间房子安静、冷清，布置得整整齐齐。可是，拉斯奈尔明白，在这里发发脾气也没什么关系。主任是个胖子，溜肩膀，衣冠楚楚，自以为风度优雅；哪个同事穿件别致的衣服，他总要评论一番，说些叫人家听了不舒服的话。

他对自己心满意足，也为自己煞费苦心夺到手的这个职位感到自负。不过，应当承认，他有良好的组织才干，工作能力也颇为出众。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节骨眼儿上能帮助同事完成任务，并且能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心里也不好受。三杯酒下肚，不管碰上什么人，他都要把心里的苦闷一股脑儿端给人家。

主任一放下电话听筒，就朝拉斯奈尔转过脸去，两只大手交叉着搁在办公桌上。

“还没走？你不是要去威尼斯吗？”

“今天早晨，离车站不远，发生了一桩枪杀事件。这你一定知道了。”

“知道了。”

“是谁?”

“斯卡比亚。阿尔贝多·斯卡比亚，共和国代理检察官。”

“谁干的，也知道了吗?”

“还没有人出来承认。”

“作案的动机，有些线索吗?”

“有人指出……”

“你这‘有人’到底是谁呀?”

“一个严肃的消息灵通人士……此人透露，斯卡比亚受理了一起重大的抽逃资金案件。据说，许多实业界人士，还有米兰一家银行，都牵连进去了。好几十亿巨款呀！斯卡比亚陷进这个粪坑，有些日子了，可他就是不愿知难而退。”

“他从来没有审理过红色或黑色分子的案件?”

“还不清楚。”

已近中午，天气仍然阴沉暗淡，光线从外面照到窗户上，灰蒙蒙一片，象粘到玻璃上似的。这微弱的光线照在费奥勒脸上，一边明，一边暗；阴影里的那只眼不住地眨动着，这显然是因为主任在竭力集中注意力，等待拉斯奈尔向他报告些什么事情。主任认识这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已经八、九年了。他现在大约三十二、三岁，意大利人，虽然他有一个日耳曼姓氏。原来，他的祖先是继拿破仑入侵之后又征服威尼斯地区的奥地利人。他的一只手布满伤疤，看上去象长了一层暗粉色的苔藓。那是在一次飞机事故中被烧伤的。在智利，他差一点被枪毙；在刚果，又差一点淹死。关于他有不少传说。他去过五大洲许多动荡不安的地方，与许多第一流的国际通讯社合作过。人们在许多国外大旅馆里，都见到过他那加里·古柏^①式的身影；他淡黄色的头发总是精心梳理得妥妥帖帖，上身常穿色彩斑斓的衬衣。尽管他有北欧人的举止与外形，他性格中激昂、热烈的一面显示出他有拉丁血统。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拉斯奈尔说。“斯卡比亚被枪杀的时候，我离他也就是两三步。”

“那你现在才……”

“老兄，我是唯一的目击者。全拍下来了。我刚从暗房出来。”

费奥勒那莫索里尼式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望着拉斯奈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拉斯奈尔的行动显然使他不知所措，可是他又故作镇静，竭力掩饰内心的不安。拉斯奈尔倒是十分平静。他的外衣敞开着，疤痕累累的左手随随便便地搁在座椅的扶手上。

“还不快给我看看。”费奥勒终于开口了。他那刮得铁青的胖脸，变得红里透紫。

拉斯奈尔从上衣里兜掏出刚才冲好的胶卷，欠了欠身子，没有向前迈步，把胶卷就势扔到办公桌上。这时，内部电话响了。费奥勒不知打哪里来了那么股敏捷劲儿，拿起听筒，说了句“别打扰我”，也不等对方反应，便砰的一声挂上电话，一只手抓起胶卷，另一只手慢慢地拉，一张一张地细看，不住地点头。

“祝贺你。”他终于说道。接着便向后一仰，靠在座椅的靠背上。

“没什么可祝贺的，仅仅按了几下快门。”

“无论如何……”

“那一瞬间，我刚好举起相机，准备拍别的东西。这只能说是运气罢了。”

“事情没那么轻巧吧!”

一阵电话铃声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似乎是特意给后面这两句话伴奏，以突出其中包含的酸、甜、苦、辣。

费奥勒又直起身，略向前倾，把臂肘支在桌面上，又拿起底片，更加仔细地察看。有人敲门，问可不可以进来。

“不行！过一会儿再来！”主任连忙吼道。接着又对拉斯奈尔说：

“两人都蒙着面，看不出长相来。”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只不过替办案人员着想罢了。”

“这跟我没关系。”

^① 加里·古柏(1901—1961)，美国著名男影星。

“发表之后，会叫你讲的。”

“你可不可以用‘希望’这个词呢？”

“你不去会见人家？”

“法律不强迫任何人作证。它只惩罚作伪证的人。”

“不过，最好还是……”

“除了照片上所能见到的以外，我没有任何别的可提供了。”

“随你的便吧。”

电话铃又响了。费奥勒拿起听筒，怒气冲冲地嚷道：“怎么搞的？我不是说过了吗？”他突然不吭气了，把紧话筒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过了一会才对拉斯奈尔说：

“有人出来认帐了。叫‘人民正义’组织。”

“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年初以来露面的第一百四十个或第一百四十二个活动分子集团。当然，某些狡诈的明火执仗之徒也利用此类标签，混淆视听，跟警察兜圈子。”

拉斯奈尔不等主任说完就站起来，把外衣扣好。

“你这就走？”费奥勒问道。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他的意思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还打算离开米兰？

“是的，我打算今天晚上到威尼斯。那边还有工作等着要做。”

“那么，就一路平安啦……还有，再一次祝贺你。”

两人将要分手的时候，电话铃又歇斯底里地响了起来。

四

吃晚饭的时候，卡尔洛谈起当天早晨在米兰发生的枪杀案件。玛特象多少日子没吃饭似的，大口咀嚼着。她吃饭爱咂嘴，响声挺大，卡尔洛对她这个毛病特别感到厌烦。

“已经证实，”卡尔洛说，“代理检查官阿尔贝多·斯卡比亚的被害，与一桩巨额资金抽逃案件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台广播说，‘黑色秩序’可能插手其中。”

艾莲娜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她走神了，思想跑到远处，围绕着今天上午在邮局的遭遇，不住地旋转，一圈比一圈绕得紧。然而，象所有爱发宏论的人一样，卡尔洛并不要求听众都聚精会神地聆听。

“人们爱祖国，尊重军队和教会，”他接着说下去。“可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忘记，金钱能超越这些崇高的价值观念。瑞士的银行，因此也是值得尊重的。”

一吃完饭，艾莲娜就借口头疼，回到自己房里，以躲开卡尔洛滔滔不绝的评论。她刚上床，拿在手里的鲁道维科·马宁的回忆录还没有打开，就听见玛特在走廊上说话。姨妈是过来问她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着凉了。她在医药方面懂得很多，或者自以为懂得很多。她有个小药房，各种药品应有尽有，堆得满满的，以备各种不时之需。她还收集有关保健的著作以及科普杂志。她丈夫见了，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而她却反唇相讥，说他壮得象只北极熊。

玛特终于走了。墙上的画里，戴白色面具的男子示意少妇保持沉默。联想到自己，艾莲娜无需别人示意。她从来就是沉默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她沉默寡言；后来，生活里出现了安德烈，她依然是沉默寡言。长期以来，她习惯于掩盖自己的某些想法，怕的是被别人误解，或叫人家抓住小辫子。是呀，当初她不是不知道，安德烈是有家室的人。可是，巴黎的冬夜凄凄惨惨；下班之后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了斗室的孤寂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真是难熬啊。正因为如此，自己才象人说的那样，“忘记了廉耻”。

跟安德烈相好之后，艾莲娜才尝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味道，这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安德烈发觉她仍然不谙云雨之事，便百般调教她，使她按照自己的口味行事。他身体结实，对自己的床上功夫得意洋洋，还常常提到以前的老相好，细说她们每个人的工力如何。有时他意识到自己太粗俗了，想缓解一下，便说还是艾莲娜好，最能使他得到舒畅

与满足。他排斥任何温情，甚至连温柔体贴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为了考验一下艾莲娜是否绝对服从他的权威，便绞尽脑汁，不时在最后一分钟取消已经约定的会晤。有两三次，他甚至不屑于通知艾莲娜。在艾莲娜身上，他最欣赏的，恐怕就是她的百依百顺了。殊不知艾莲娜内心极为反感，只不过是强忍着，表面上不显露出来罢了。她小时候，母亲常给她气受，从而使她练出一套受了委屈能自我克制的事。

安德烈有时也能表现得慷慨大方，不时买件礼物送给艾莲娜；请吃饭，总是带她到巴黎西边的大馆子去。安德烈爱看戏，可从来不同艾莲娜一起去；这他也毫不隐讳地明说过：怕碰上熟人，遭受非议。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带给她一束鲜花。事后又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是这么说的：“反正你也不一定喜欢这玩意儿。”这话使艾莲娜又想起她的母亲；她和安德烈一样，都爱把艾莲娜所没有的爱好和感情硬加在她头上。比如有一次，她向母亲要一件连衣裙，母亲非但不给买，还用噎人的话把她顶了回去：“再说，你也不是那种爱漂亮的姑娘。”遇到这种情况，艾莲娜总是不声不响，从来也没有回过嘴，人家也就把她看成是个逆来顺受的角色。这使她憋闷，使她失去自信，也使她恨自己不争气。安德烈恰恰相反，他喜欢自吹自擂，什么事情都想讲出来。艾莲娜正好是他理想的知己。谈到职业方面的问题时，艾莲娜觉察到，他的性格中，重要的一面是：野心勃勃、精于算计、耍手腕、玩弄权术。关于他的妻子，艾莲娜从来没有想到要询问些什么，虽然她不是没有丝毫的好奇心。倒是安德烈自己常把话头引到这方面。每次都是抱怨；大多数情况下，抱怨妻子在床上不热情；要不就嫌她“哭鼻子”，还说她“把着丈夫不放”。这时候，他总要加上一句：“至少，你的心胸要比她开阔得多。”他告诉艾莲娜，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虽然不和谐的事情逐渐显露出来，但他还是出于怜悯，忍让着，对付着。现在呢，怜悯已经枯竭，再也不能对付下去了。安德烈以为，他这番话讲

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实呢，他越说越难自圆其说，反倒使艾莲娜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安德烈的内心世界里，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带，自己要有所戒备。

艾莲娜的这一印象，有一次突然加深，变得不容置疑，并在她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那是在广告社组织的岁末招待会上。接到邀请以后，艾莲娜马上想到，安德烈会偕夫人应邀出席。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放弃这次活动，以避免有人把安德烈的妻子介绍给她。这是她从小养成的自卑感和缺乏自信的又一次表现。不过，她还是克服了懦弱情绪，说服了自己：只要保持冷静，事情是能够处理好的。晚会上，看见安德烈左引右带，尽力不使妻子与她碰在一起，她这才松了一口气。好在人很多，又安排在两个客厅里，想离他们远些，这倒是不难做到。但是，晚会进行到某一时刻，不知怎么一来，在人的旋流中，艾莲娜竟站到了麦莱斯特太太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她发现，这个女人与她想象中的安德烈的妻子竟毫无共同之处。经过这次近处的观察，她断定：安德烈对他妻子的描绘根本不符合事实真相。难道这位看上去那么文静、那么娇弱的女性，竟会象他所形容的那样，牢骚满腹，自私自利，丝毫不知分寸？艾莲娜一边与一位女友谈话，一边继续观察着。她本来想象，安德烈的妻子一定身材高大，结实有力。然而，她的个子并不高，身材苗条得像个少女；胸部微微隆起，线条优美，但不过分招人注目；一张瓜子脸上，眼镜后面闪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目光里透着聪颖与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淳朴与亲切的气质。第二天，安德烈又来了，艾莲娜直言不讳地讲出了她的疑问。

“我的小美人，”安德烈不耐烦地嚷道，“你才见了她两分钟，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这样就能弄清楚？要了解一个人，必须跟他生活在一起，天天都在一起！怎么能这样天真呢！”

艾莲娜躺在床上。外面，雨点敲打着百叶窗。那次会面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连安德烈的妻子穿的是一条非常朴素的淡紫色裙子，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以后，一连好几天，艾莲娜都没有出门；理由当然是天气不好啦。雨，没完没了的雨，从海上涌来，把威尼斯变成泽国一片。然而，她之所以闭门不出，归根结蒂，是感觉活在世上没意思，烦恼象魔鬼附体，怎么也摆脱不掉，连睡梦里都有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她把伊沃娜·麦莱斯特的痛苦与绝望归咎于自己的“可耻行为”。有时候，她努力控制自己，希望这场精神危机能很快过去。于是，她帮助阿玛利雅做家务活，没完没了地看书；好在书有的是，只管到书架上取就是了。有时候，她又什么也不干，久久地站在窗前向外望去，雨点落处，房后那条窄窄的河道上，如片片鱼鳞，激荡跳跃。往远处看，一两条小船驶过，后面拖着一条短短的尾迹。渐渐地，安德烈的印象冲淡了，失去了与眼前现实的联系。当然，艾莲娜是竭力想忘掉他；不过，主观上努力的效果，恐怕不一定赶得上记忆那自然淡化的作用。

一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她看到自己面色苍白，两眼无神，心里不禁难过起来。玛特也注意到她面色难看，很心疼她，便找了几种药给她吃。艾莲娜顺从地接受了。玛特一直没有提起过安德烈及他的妻子；她知道，一提这事外甥女会更加伤心，至少会有反感。她常常穿着件深红色的睡袍，过来同外甥女聊聊天，不外是些家长里短、过日子的琐事罢了。

天放晴了。大块的云仍然堆积在天上。一道白闪闪的光线从云层间露出，斜射到房间里，在书架上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这形象似乎在鼓动艾莲娜出门去，到街头巷尾去寻找自由。窗下，水道上船只多了起来，船夫们的声音在两岸楼房形成的夹道里传播，显得特别洪亮、铿锵，使人联想到生命的力量，使人感到心灵能够与外界世界和谐一致。

艾莲娜对姨妈说：“我该去趟理发馆了。”

“好主意。”玛特回答道。

“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什么工作做做。”

玛特默默地看着她，穿着血红色睡袍的身子似乎变得僵直了。过了好长时间，艾莲娜又开口了：

“你说，好找吗？”

“不知道。你问卡尔洛吧。不过，最好再多休息几天。不必着急。”

艾莲娜本来还想说，一旦找到工作，她打算尽快单独找房子住。但是，为了避免过早地多费口舌，没敢说出来。等一等是可以的，但主意是不会改变了。她觉得今天身上有了点力气，就象一个演员演完了一出戏，脱掉了所演角色的那张皮，又回到自身的现实当中，重新找到自己思想的脉络，重新进入个人生活的情节之中，与刚才那个人物不可能再有什么混淆了。

晚上，她问卡尔洛能否找到工作。卡尔洛并没有显露出惊奇的神色，只是说：现在失业非常严重，又碰上淡季，要在威尼斯找一个全天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他接着说：“在梅斯特雷，还是可能的。”他不想把话说死，便又说，在他们银行里，有一位女同事三月份要分娩，过一阵子看看，能不能代替她几个月。

离开巴黎前，艾莲娜从银行取出她的全部存款。数目虽然不大，可是足够用上几个星期而不必依赖利奇夫妇。从理发馆出来，她就到一家地方报纸的办事处，要求登个教授英文或法文的小广告。接待她的老妇人，从眼镜上面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老妇人长着个大鼻子，可能因为感冒的缘故变得红红的。说不定她把艾莲娜当成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外国女人。冬天，被厌倦了的情人抛弃的外国女人，在这里并不少见。

广告登出后，在等待有人找上门来的那几天里，艾莲娜天天下午出去做长时间的散步。她走遍大街小巷，参观一个又一个教堂。闲逛当中，伊沃娜·麦莱斯特的影子不

时浮现在她的脑际，使她感到惆怅与痛苦。

有的房子招人喜欢，她便放慢脚步饶有兴致地观赏一番。有时还进去看看，把里面的住户搞得莫名其妙。

在一处，出来见她的是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婆。此人骨瘦如柴，颧骨高耸，一层皮包着骨头架子，叫人看了都瘁得慌。她那一双眼睛，象两个深坑，使人想到某种正在窥伺什么的小动物。

老太婆领着艾莲娜看了一套带深色家具的房间。卧室里摆着镶有铜球的大铁床，还有三面装着镜子的大衣柜。艾莲娜照了照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灰色西服裙以及夹在腋下的手提包和按照流行样子歪戴着的小帽。

“您是法国人？”老妇人用洞察一切的语气问道。

“是的，法国人。”

“从巴黎来的？”

“是。”

“您意大利语说得真不错。”

“我常来威尼斯。”

“这里有熟人吗？”

“有亲戚。”

老妇人低下头，双手交叉贴在肚子上，象是在捉摸这不速之客话中的深意。她有两只大手，道道青筋突起在布满老人斑的皮肤上。

“您住这儿不合适。”她终于表态了。

“怎么？”

“这里太阴太暗，见不到阳光。”

说完这话，她抬起眼睛，直瞪瞪地望着艾莲娜，表情十分严厉，甚至可以说是咄咄逼人。

雾还没有散。城市笼罩在条条雾带里。雾象是用细线条轻轻画在毛玻璃上，色调从银灰逐渐过渡到在碎玻璃碴上可以看到的那种绿色。夜色降临，浓雾却把马尔盖拉大工厂的火光从深邃的夜幕上悄悄地抹去了。

自从艾莲娜吐露出她发现伊沃娜绝非安德烈所描绘的那样之后，安德烈变本加厉地

抵毁自己的妻子。不过，这次主要突出她“傻乎乎的多愁善感”：人家说句稍微硬点的话，甚至只皱了皱眉头，她就受不了，马上哭天抹泪。这些指责不但在内容上花样翻新，而且变得更加粗暴，更加怒气冲天，象是在老的怨气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愤激。

艾莲娜一天比一天更密切地同冻僵了的威尼斯溶合了。她特别欣赏这里光线突然而美妙的变幻：模糊不清的景物，转瞬之间，呈现出清晰的线条；浓雾的帷幕一下子就能被阳光的巨箭射穿，撕裂。

走得疲倦了，就随便找一家咖啡馆进去坐一坐。这类铺子都非常窄小，一般由一位姑娘照看。姑娘看到艾莲娜独自一人，便主动跟她聊上几句。在交通非高峰的时间里，她常常乘坐空荡荡的公共汽艇。去什么地方，连想都不想。有时候，终点站到了还不知道，要乘务员大声喊叫：“小姐，到头啦！”

漫游当中，杂乱的思想无规律地跳跃着闯入她的脑际，把她拉回到往日不愉快的时刻以及近来那些令人情绪波动的事件中去。总也摆脱不了安德烈。那次以后，他更加频繁地发泄对妻子的不满。当然，表面上多少也总算有所收敛。艾莲娜回忆起，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到了一定时刻，安德烈就要走，说怕太晚了家里着急。又一次会面，艾莲娜脂粉偶尔施得重了一些，他就面露愠色，说香气粘在他身上，回家后老婆会刨根问底。安德烈的变化，是否有助于缩小他与妻子的不和？他表白，伊沃娜不跟他睡觉，两人好久没有同过房，等等。但是，日子一长，艾莲娜就产生了怀疑。这怀疑恐怕不是出于某种忌妒心理，否则她可以当场翻脸，跟他一刀两断。怀疑来自观察。她进一步认清了这个男人，看出他陷于重重矛盾之中而无法自拔，看出他不仅骗人，而且也在欺骗自己。

夜晚，房间里一片宁静，她觉得自己独立于高山之巅。然而，对面墙上的油画里那个戴面具的男子似乎又在提醒他：要沉

默，要严守秘密。她的心越来越窄：从小时候起，自己的灵魂就没长出翅膀来，自己注定要在狭窄的生活圈子里打转转，不可能展翅飞翔，也找不到解脱的出路。

五

拉斯奈尔把车子存在梅斯特雷一位朋友家里，径直来到威尼斯市区。接到他的通知，阿达吉莎立即把他包租下来的房间烧得暖烘烘的。房东住在博洛尼亚，把管房子的权柄交给了这位年轻女人。她把三楼租给拉斯奈尔。第二层给房东保留着，供他一家人来度暑假时居住。底层已经不好住人了：墙壁上一片一片的潮湿印渍，十分显眼；铺地的瓷砖，不是翘起来，就是陷下去。一个泥水匠堆了些砖瓦；他的一个木匠朋友也在那里做木工活。

“昨天我们就等上您了。”阿达吉莎把拉斯奈尔迎进来，热情地说道。这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不到，个子不高，身子圆圆滚滚，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我在米兰耽搁了。”

“我丈夫叫我把暖气关上，我说，您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走进门来。”

“您想得真周到，阿达。您有一副母亲的心肠。”拉斯奈尔诚恳地说道。

昨天，他之所以推迟动身，其实并不是受到费奥勒的影响，主要是想就近再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出于对死者遭遇的同情，他马上行动起来，对受害者的情况做了些调查。生前友好陆续登门吊唁，大家交口称赞代理检查官的遗孀，说她十分坚强，令人肃然起敬。斯卡比亚夫人告诉调查人员，对她丈夫的公事一无所知，不过，近来她感觉到，丈夫常常显得忧心忡忡。拉斯奈尔打算采访一下这位夫人。可是，太晚了，警察已经设法阻拦。当天晚上，他看到几张斯卡比亚夫人的照片，只见她脸庞清秀，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哀伤。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买报纸。各报头版头条都登了他拍摄的惨剧现场照片。大家异口同声赞扬摄影师机敏过人。一家报

纸介绍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突出的成就，说他是位“久经沙场”的新闻记者。各报都对现场作了描述；消息的唯一来源是他本人向一位同事透露的情况。当然，各报也都登出了“不幸者”的照片，说斯卡比亚“忠于职守”、“廉洁清正”，等等。拉斯奈尔仔细审视被害者的肖像：此人还相当年轻，头发厚密，目光敏捷，笑容里带着三分诡谲。拉斯奈尔不禁回忆起他转脸面对凶手的手枪那一瞬间惊恐万状的表情。

早晨八点钟左右，他刚走出房门，还没到楼梯口，就听见屋内响起了电话铃声。他略一犹豫，转身进门，跑过去接电话。耳机里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带着拖腔：

“您是拉斯奈尔？”

“您是哪位？”

暂短的沉默之后，声音又响了：

“我们要你的命！”

过了好一阵，听筒才从耳朵上移下来。威胁当然令人震惊；然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对方先称“您”，接着十分无礼地直呼“你”。他又走出房门，从楼梯上往下走。（电梯又停了！）刚才这一切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在这一时刻，米兰附近车辆到处阻塞。拥挤的地段一过，拉斯奈尔便打开收音机，想听听简明新闻。谈了很久斯卡比亚被害事件，可都是拉斯奈尔已经知道的事。几项细节倒是引起了他的兴趣：斯卡比亚夫人把七岁的女儿交给父母照料，以避免家中悲惨的气氛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共产党猛烈抨击这一暗杀行径；斯卡比亚的一位好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激动的声音颂扬被害者生前如何克己奉公、品德高尚。另一个人透露：连日来，威胁信及威胁电话越来越频繁地困扰着代理检查官。

一到家，拉斯奈尔立即钻进他亲手布置的暗房，埋头工作起来。日内瓦一家出版社以“威尼斯的冬天”为主题约他拍一组照片，答应以画册的形式为他出版。伦敦一处画廊请他精选历年重大采访中拍摄的照片送去展